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兼都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軍務兼理糧餉世

宋紀一百五十三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逢攝提格十二月凡二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臣曰漢人與夏

皇帝

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

六月己亥兵部侍郎胡世將兼權

吏部侍郎

庚子大理少卿張匯等言獄空詔嘉獎

仍免表賀

甲辰給事中呂祉試尚書刑部侍郎充

都督行府參謀軍事

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

知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荆南屢爲盜殘

庶與士卒披荆棘致財用治城隍繕府庫廨舍畢修

陶瓦爲民室廬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喜曰公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宋紀 高宗受命皇帝

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
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
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
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
爲雄藩 乙巳夜地震 戊申權戶部侍郎王侯兼
權

厄敵僞相挺軍旅方興賦役重困寤寐惘矜未知攸
濟乃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
怨讎滋彰乖氣致沴坤厚之載搖動靡寧變不虛生
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
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毋諱朕躬毋悼
後害州郡守長近民之官宜爲朕惠養凋瘵安輯流
亡察冤繫禁苛擾毋倚法以削毋縱吏爲姦惟茲卿

士小大惕恭各祇乃事以副朕寅畏天地側身銷變
之意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
茶藥以浚將渡江巡按故也浚以爲東南形勢莫重
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
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
安肆外則不足以召遠近繫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
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
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
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
擊之遂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
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
進屯泗州軍聲大振壬子帝御正殿疎放臨安府
等見禁輕刑以大暑故也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

竝以三年爲任 癸亥張浚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四百戶浚出按淮甸故降旨加恩焉時浚密遣人至
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淵聖遺書金帥求絹浚遂奏臣
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爲成敗利害在
所不恤況孝弟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
見其禍也 故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觀賜諡忠肅故
右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賜諡莊愍皇祐中儂智
高入寇二人皆身捍賊而死曾開在廣東援五年十
一月詔書爲之請至是賜之 詔自今諸州寓流舉
人每十五名解一名不及十五人令本路漕司聚類
附試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所保不
得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秋七月壬申太常少卿
何慤權尙書禮部侍郎 癸酉尙書吏部尙書兼侍

講劉大中試兵部尙書 甲戌試尙書刑部尙書呂

祉給事中晏敦復竝試吏部侍郎祉仍兼都督行府

參議軍事 庚辰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發荆

南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統制官焦文通備將

趙搏等皆從焉 是月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克壽春

府 八月己亥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光族曾孫宗召

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主光祠祀 庚子集

英殿修撰權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劉子羽祠部員外

郎都督行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撫諭川陝還至

行在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亦自行府歸帝皆召見

之 癸卯張浚自江上入朝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

緩朝論不同帝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旣移屯而湖

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僞齊地僞知鎮汝

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亨以獻
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 眉州布衣帥維藩治春秋
學累舉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
帝下其議於朝浚以爲可用會牒報劉豫有南窺之
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
分減一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出竝隨從行在所
處分其餘百司常程事務留臨安府聽行宮留守司
予決內有不可予決者卽申奏行在所 丙午顯謨
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爲巡幸隨駕都轉運使
丁未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
兼侍讀行宮留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孟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尙書
省治事 詔景靈宮神御令温州四孟行禮俟還臨

安日如舊 戊申詔賜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

重于君臣堯舜之至仁無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
敵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
在正名盡事父事君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巡於郡國
以周視於軍師爾其慎守封圻嚴戒侵擾虔共乃職
謹俟朕行 湖北京西安撫司第四副將武經郎楊
再興引兵復西京之長水縣 詔侍從官更互赴行
在所供職時戶部侍郎王侯先往平江措置于是兵
部尚書劉大中工部侍郎趙霈從仍以大中兼權吏
禮部尚書趙霈兼權戶刑部侍郎又命殿前司統制
官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琦與管軍解潛同總
禁衛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寧止皆爲行府
屬近臣留行宮者惟吏部尚書孫近侍郎晏敦復刑

部尚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崧卿左司員外郎樓炤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 尚
書兵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
庚戌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孫近充龍圖
閣學士復知紹興府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 詔

今者車駕巡幸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
有儀鸞舟船牽挽已有兵梢膳羞之奉不過隨宜切
恐所過州縣帑幕供帳極於侈靡舟船人夫煩於調
發飲食膳羞過求珍異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
爲己功不恤民力皆非恭儉愛民之意戒飭州縣勿
爲侈費若排辦太過有苦於百姓者令監司按劾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行府參議軍
事郭執中卒帝覽遺表歎息特贈徽猷閣直學士賜

其家銀帛二百匹兩 丙辰金追尊九代祖以下曰
皇帝皇后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 己未戶部乞

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
折納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詔本部
勘當於是兩浙紬絹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以米
斛價例紐折每匹折米二石 壬戌中書舍人傅崧
卿兼權戶部侍郎吏部侍郎晏敦復兼權工部侍郎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竝令銓試

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合格雖
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
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
場年三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

如公輔所奏從之 癸亥金主詔曰齊國與本朝軍
民訴訟相關者文移署年止用天會 甲子廢白州
爲博白縣隸瓊州龔州爲平南縣隸潯州 九月丙
寅朔帝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黃旗
報捷乃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
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最董先引兵攻虢州盧氏縣
下之獲糧十五萬斛帝已登舟召守臣李謨卽舟中
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 戊
辰帝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帝問以民間疾苦
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乃削渙之
二秩仍令張漚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
正欲知民間疾苦耳帝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
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己巳次阜林帝謂宰執曰岳

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吝賞典欲知
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
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
鼎曰河東山寨如韋銓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
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
輩必爲我用帝曰斯民不忘祖宗之德吾料之必非
金人所能有鼎等曰願陛下修德孜孜經營常如今
日也 庚午帝次秀州 辛未御舟次平望 壬申
帝次吳江縣 僞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筇間道
走行在上書言利害先是劉麟嘗養俠士蒯挺等二
十餘人待以殊禮孝純自言得其陰謀

〔攷異〕熊克小
紀載宇文虛中

送張孝純詩云閭里共驚新白髮兒孫重理舊斑衣是當時以孝純
得用於齊爲幸也繫年要錄載孝純書云蒯挺訪臣曰有人自兩浙
來攜宋帝御書云酷好黃庭堅墨跡東宮得之喜曰吾得計矣近以
黃庭堅墨跡二十餘本授挺令與王開道等效學務令精肖不久與

相公別矣臣方知賊臣輩欲令挺輩袖匕首微行二浙以庭堅書又取媚於陛下以肆其很毒云云是孝純不忘南向也今附識於此

言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爲戎器者以厚直償之所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日莫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儻利於吾彼寧不爲之禁豫大懼遽罷通貨場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貝勒之糧道擣劉豫之巢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解又言山東長吏皆本朝舊人日望王師之來爭爲內應以贖前罪惟李鄴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孝純嘗與鄴論及朝廷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故孝純及之

（攷異）李心傳曰孝純所上之書僞齊錄有之不得其年其書有云自太原失守于今十年以來計之當是紹興五

年而書中所引多紹興三年事不知何也如云徐文北奔烏珠西侵皆在三年敵出助兵李成獻計皆在四年則其書當在金豫未入侵之前今且依徐夢莘北盟會編附此疑非今年也書首稱僞尚書左僕射致僞齊有左右丞相而無僕射又孝純久已罷去此時僞相乃

劉麟張昂爲之姑附此

癸酉帝次平江府 乙亥韓世忠自楚

州來朝

癸未詔太廟神主權奉安於平江府能仁

寺遇朔享日令太常寺焚香 丁亥吏部侍郎晏敦

復權戶部侍郎

戊子詔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

劉光世軍錢糧副使俞俟應副張俊軍錢糧子諲與

俊不協俊數有論奏而光世向氏婿也故改命之

命戶部員外郎霍蠡就鄂州置司專總領岳飛一軍

錢糧

庚寅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僞齊劉豫因金

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翰尙書左丞參知政事高慶裔

在兵間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它諸帥

左副元帥魯王昌初在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

認山東爲己有及宗翰以封豫昌不能平屢言於太

宗以爲割膏腴之地以予人非計太宗不從及是豫

聞帝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求兵爲援且乞先侵江上金主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元帥潘王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僞尙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尙書令改封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權諸路兵馬大總管尙書右丞李鄴爲行臺右丞講議軍事戶部侍郎馮長寧爲行臺戶部侍郎兼行軍參議又以故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

統之東路由紫山出渦口犯定遠縣以趨宣徽姪貌
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僞詔榜示指斥
鑾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諜報豫挾金兵來侵主
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在淮壩先以二百騎馳至盱
眙觀形勢還奏事留宿內殿三日條上御寇之策於
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
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州
湖北宣撫副使岳飛在鄂州聲勢不相及獨淮西宣
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
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
至是發行在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
唐南詔大中咸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
騷動懿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巂諸郡以大渡河

爲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
南市戰馬通道遠夷其王和譽遣清平官入獻方物
陛下詔還其直卻馴象賜勅書卽桂林遣之是亦藝
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不可不爲陛下言之今日干
戈未息戰馬爲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而所可慮
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買囊橐爲姦審我之利害伺我
之虛實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願密諭廣西帥臣凡
市馬之所皆用謹信可任之士勿任輕獩生事之人
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漸減廣馬庶幾消患
未然詔劄與廣西帥臣 冬十月乙未朔帝率百官
遙拜二帝 丁酉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呂祉
還行府供職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僞爲金人服於河
南諸處千百爲羣人皆疑之以金僞合兵而至淮西